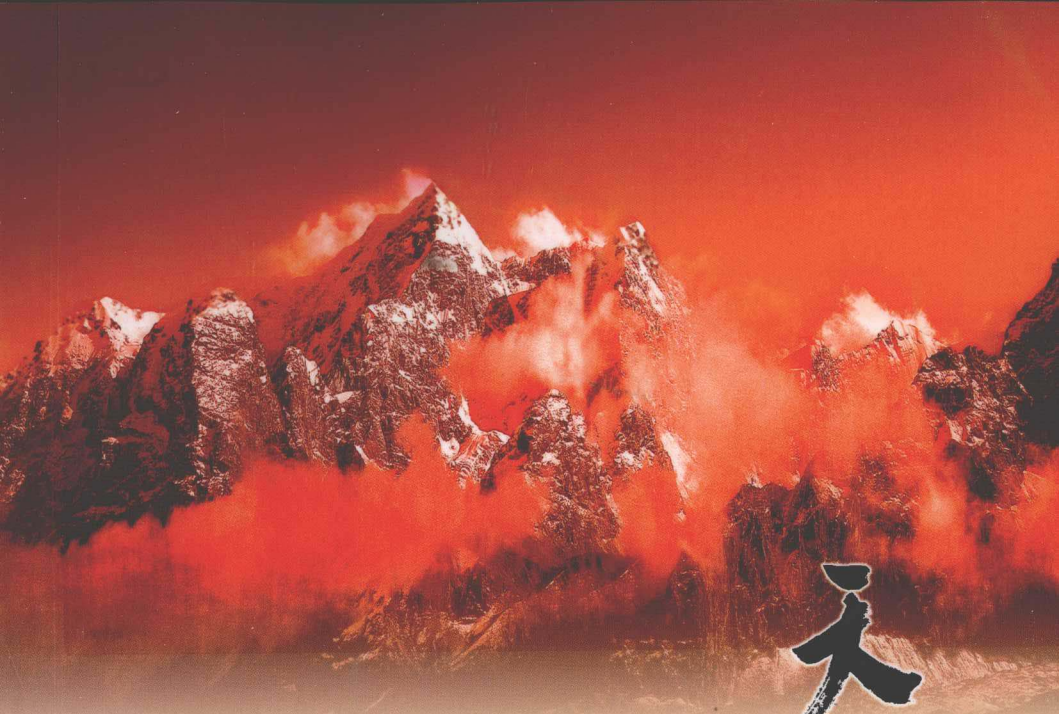




天山虹

● 杨镰 著

本书是一部历史传奇小说，以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前后的西域（新疆）为背景，通过主人公的惊险曲折、九死一生的经历，反映了土尔扈特部落东归与新疆政治格局基本稳定的过程。通过紧张、曲折、步步升华的情节与各具特点的人物，以土尔扈特部落东归作为历史“标志点”的新疆各族百姓与大清举国上下，通过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几乎历时百年的收复西域过程，终于一致认定：弃绝战乱、长治久安，更符合各族百姓的根本利益。这一共识，至今仍是新疆稳定、和谐、进步、发展的基石。

新疆人民出版社



天山虹



杨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山虹 / 杨镰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28-13539-4

I. ①天… II. ①杨… III. ①传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1204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昌吉州升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印 张	14 印张
插 页	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一	古道惊魂	1
二	松树塘炊烟	14
三	鸿门宴	28
四	进退维谷	39
五	夜宿乌兰乌苏	60
六	乌鲁木齐古韵	76
七	火烧大军草料场	97
八	难得清醒	114
九	命若游丝	130
十	伊犁情事	148
十一	千里走单骑	170
十二	绿洲春雨	190
十三	最后的“玛哈沁”	206
十四	勘破生死玄关	226
十五	青鸟一西进	242
十六	雨中驿车	269

十七	越过天山	281
十八	寻找往事遗踪	297
十九	走向玛扎塔格	316
二十	陷身绝地	337
二十一	渡过生死之河	354
二十二	生还故土	379
二十三	超越轮回	397
二十四	异域重生	421
尾 声		430
后 记		436

一 古道惊魂

自从离开哈密绿洲，项青一行始终是危机环伺，却没有谁觉察出那步步逼近的险情。

这已是大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初秋。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圣主，持续了几近百年的统一西域、把握西行通道控制权的战争，彻底结束于十余年前。中国西部领土早已见不到狼烟四起，刁斗高悬的临战氛围和戎马倥偬景象。只有高效、坦荡的皇家驿道向西，再向西，飞越黄河，翻过祁连，与天山相伴，进入神秘之域……

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哈密世袭领主额贝都剌家族归顺大清，清军就在西域与中原的衔接部位哈密得到强有力的支撑点，并牢牢固守。到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时，大清帝国的疆域早已向西拓展到中亚巴尔喀什湖。而哈密，那早已不是边关，而是腹地了。

走出哈密绿洲便踏上“死亡之路”的这一行，由两组旅人合并

而成。项青出身军旅世家，是专程到新疆首府伊犁寻找战后失踪的父亲的下落。满洲八旗子弟隋遇安是发配西域军前效力的遣犯。暂留肃州（即今甘肃酒泉），为出嘉峪关作旅途准备时，两组旅人碰巧住在同一个旅店。项青年方二十，隋遇安已过“而立之年”，能谈谈诗词文章，评议时局；能一起吊古伤今，寻访胜迹，在索寞长途，他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隋遇安以一剂汤药就治好了项青车夫的疟疾之后，项青便正式邀请隋遇安结伴同行。

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时，项青和隋遇安已经亲如兄弟了。

……离开哈密，是个阴郁的早晨。

此刻从哈密出发前往天山以北的重镇巴里坤的，就是项青和隋遇安这一行。原来相约一起上路的那两支去伊犁的驮队，一个因货物未能备齐，另一个因车夫头儿突然拉肚子，临时都不得不推迟了行期。这个不祥之兆并没有引起注意。

走出哈密绿洲不远，欢快的唢呐、手鼓声将他们引导到一个繁荣的小镇。这小镇有个能使人产生丰富联想的名字——“阔叶林”。离开好客的村镇，就进入了无人定居的东天山山前戈壁。

古道指向隐约可见的山脉。天地寂寥空旷，很自然使独行旷野的旅人产生了渺小惶惑之感。项青极少讲话，显得心事重重。隋遇安一直骑行在队伍的前头。路好辨认，因为只有一条。再说谁都知道只要朝天山走去，大方向就不会错。

离开名叫“阔叶林”的村子一个时辰后，项青和隋遇安同时勒住马，研究了一下地图。隋遇安说：“快走吧。前面不远就该是‘一棵树’驿站了。”

果然，一个孤零零的丝路古驿出现在视野里。

一棵树驿站的四名驿卒全出来迎候，烧茶、热水。简单盥洗了一下，再就是一顿标准的“旅途快餐”。隋遇安拿着在安西买的《西行道里图》，随意问趋前倒茶的驿卒：“这里的那独存的一棵树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到？”

“树？”高大敏捷的驿卒给问愣了。“你说的是树？”

“当然！据图籍说，雍正年间大将军岳钟琪引军西征，戈壁童秃百里，只这里生长有一棵古胡杨树。岳将军在树下小憩，颇为惬意，就给这地方起名为‘一棵树’，并下令在大树之下设立了军台驿站的呀！”

“这……”驿卒迟疑片刻，期期艾艾地说，“我们几个都是刚刚换防来这儿的，来了就没有见到有什么树。”

“岳元帅路经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树，也许早叫后人伐作柴薪了吧！”另一个驿卒说。

隋遇安颇为失意地怅然四顾，没再说什么。

离开一棵树驿站，他们加快了速度。因为今天晚上一定要在著名的南山口驿站住宿。而他们人生地不熟，希望能在天色黑透前抵达南山口。

南山口是翻越天山的古道必经之地，但那驿站完全隐映在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坳之中，就靠一点点山泉，点染出仅有几亩地的小小绿洲。只是古往今来执著的行旅，赋予了它特殊意义。从哈密到南山口，是长途跋涉者标准的一天路程。有谁如果错过了古驿南山口，漏夜闯入苍莽的天山，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出现意外，这一点，是他们在哈密休整时就反复听人说起过的。

太阳已经沉入西方的地平线。

突然，两个纵马疾驰的士兵一前一后从哈密方向而来。急促的銮铃提醒行旅注意让开干道。士兵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他

们——特别是隋遇安——一眼就看出，这是朝廷在向乌鲁木齐都统或伊犁将军递送日传八百里的紧急塘报。连绵战事毕竟已经消歇，这一路上他们还是首次与驰送军情文书的驿卒相逢呢。

项青与隋遇安交换了一个眼色。不知为什么，他们突然同时感到气氛大变，但还说不出症结到底在哪儿。

“不对！”隋遇安勒住马，失声大叫。他扭过身，注目着飙风般远去的驿卒。

已经有了不祥预感的车队立时停下来。

隋遇安气急败坏地高喊：“那驿卒，那驿卒……奇怪呀！这本是哈密赴乌鲁木齐的皇家驿道！可我们在这路上，居然从没有见到一支别的驮队，没有与一辆轿车、一个旅人相逢！南来北往的都没有，这，这怎么可能！”

项青立时愣住了，一股凉气直透凶门。此刻他才像蓦地浮出水面一样，明白了这一路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他总感到异常。是啊！即便是在最冷落的安西到星星峡一段，也从未有过这种情况！这怎么可能呢！就好像这条皇家驿道是专门为他们一行设置的！

车夫们都是在河西走廊雇的，向西顶多到过哈密，哈密以远的道里、人文情况，则只是听人谈起过。但那本也无妨，因为据说这一路行旅相望于道，已经无异于中原。西行长途中的哈密到乌鲁木齐一截路途，当时又是利用率最高、管理最好、危险最小的路段。

车夫头儿凑过来，迟疑地说：“少爷，在一棵树，我……我就奇怪，这是我走南闯北所见到的最特别的驿站，”车夫头儿是甘州（即今甘肃张掖）人，年龄在四五十之间，是个见多识广，讲义气，不惜力的红脸汉子。见项青、隋遇安都在注意他的话，他有点语无伦次，“河西到新疆，驿站嘛都一个样，气味、格局……全

分不出彼此。可这个‘一棵树’，它、它、它……”

“它怎么样？”项青急切地问。

“它……就像一个看瓜人的棚子。”车夫头儿用手比画着，动作太大，太夸张，看上去仿佛在“说”哑语。

“这话怎么讲？”

“……是刚刚搭起来的，而且随时准备拆除！”

沉默了半晌，谁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也许是我们过虑了。庸人自扰。”隋遇安回过劲儿来，拿起，放得下地说，“不能在这儿久留。到了南山口再说吧！”这一耽搁，眼看着天就晚了。

在预期的时间里，南山口的灯光果然闪烁在前方的地平线上。见到那如同银河星宿坠地的灯光，便立时感受到了苍莽天山的切近。一道横亘在北方的峰峦果然已经算是伸手可及了。

“南山口！南山口！”大家高兴地互相招呼着，不由自主地扬鞭催马，加快了速度。

当第一道小山梁匍匐在道边时，天完全黑了。

“停！停下来！”隋遇安突然振臂高呼。他独自策马驰上路边的高冈。他努力向黑暗中的那簇灯光探视。

“隋兄，隋兄！”随后赶来的项青紧张地问，“又、又出什么问题了？”

“你看！”隋遇安声音喑哑地说，“看！——那灯光，南山口的灯光是……在移动着！”

项青一听，心忽地悬起在半空之中。他向灯光的方向凝视了好大一会儿，环顾着身后低声说：“不错！那灯光果然在移动着……现在它停下来了，但刚刚它确实是移动着的！”

他们面面相觑，半天没有讲话。

“不管是谁在捣鬼，无疑都是针对我们的！”隋遇安说，“他那是想把我们引导到一个隐秘的山谷，好下毒手！”

“不如退回到‘一棵树’驿站吧。”项青迟疑地说。

“你忘啦？真正的问题就是从那个驿站开始的！而且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们会在戈壁上迷路。”

“那……”项青思忖了片刻，又说，“不如就在这儿扎营，这儿的地形不错，背负群山，面向戈壁，进可攻，退可守。”项青毕竟是将门子弟，审时度势，头脑清楚。“反正今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向山里走一步。”

“也只好如此了。”隋遇安同意。

在项青指挥下，这一行人紧张、克制地就地露营。六辆骡车分布成一个正方形，牲畜羁绊在一侧，饮水喂料，人则在“车城”的中心露宿。一道略近半圆形的小山梁屏护在“车城”背后。一整夜，都有人轮流在山梁的制高点值班。没有喧哗，没有用一点儿明火。而这样一来，夜幕就从他们的“敌人”，变成了“友军”，将这一行掩护在天山南麓。

“南山口”的灯光还在缓缓向天山纵深处移动。但它并不知道——至少一段时间内不知道——项青一行没有被它诱入山谷。

后半夜，那时隐时现的“灯光”彻底看不见了，也许是沉入了一条深涧，也许是终于发现了未能引来旅人，就不再前行。

第二天天刚刚亮，几乎彻夜未眠的项青和隋遇安就叫来车夫头儿一起商议怎么办。最后决定先由隋遇安回到“一棵树”驿站，看看动静。面对冷峻陌生的天山山脉，谁敢贸然涉险前行入山呢？在这种情况下，退回哈密是首选。

远远望去，“一棵树”驿站沉静得就像是一座死城或废墟。没

有鸡鸣犬吠，没有笑语人声，甚至没有一缕轻盈的炊烟。来到这个曾停留用餐的地方，隋遇安大吃一惊。

由大清地方主管部门设置在官道上的“一棵树”驿站，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那四个驿卒，昨天明明还谈笑风生地接待过隋遇安，但眼下一个个横尸在古道两旁。

怕马受惊，隋遇安把它牢牢拴在了马槽上。离开马槽前，他多了个心眼，顺手将槽中的青草扒拉到马脖子伸多长也够不着的另一边。奇怪的事还有，驿马一匹也不见了。这就是说，在昨天他们路经后，就有人来杀死了驿卒，牵走了马匹。他在驿站大致看了看就断定，除自己，这儿再没有别的活物了。但一种直觉，或说是预感，提醒隋遇安不可大意。

他首先检查了唯一的水井，以他的高超医术，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断定，这水已经不能饮用。特别是他发现，这个“水井”根本不是什么水井，只是临时在戈壁上突击挖出的一个深坑而已。所谓“水井”中的水，绝非从地下渗出的，却是专门用水车从别的绿洲拉来，特意倒在这坑中的。而且，不管那是谁干的，反正就在昨天中午他们离开之后，有人又将牛马和人的粪便倾倒在其中。不仅如此，他竟找不到一丁点儿可以利用的东西——比方食物。

这还都在意料之中。使隋遇安最感到震惊的发现却是，那几个身着驿卒号衣横死路边的人，已经不是昨天接待过他们的那几个了，因为隋遇安还想到该检查一下这几个人是怎么死去的，这就是精于医术的人所具有的本能。刚抓住其中一个死者的脉门，他就马上判断出，这人死去至少有三天之久了！其他三个死者情况也与其相同。而明明在昨天午后时分，其中两个驿卒还与自己讨论过这驿站为什么名不副实——没有树。

在不知不觉中，冷汗打湿了隋遇安的几重衣衫。他有些吃力地站起身，克服了因危机产生的眩晕感，围着死去时间并不长的“一棵树”驿站转了两圈，才像逃命一样跨马奔向青虚虚的天山。

大家无所事事地在等隋遇安回来。他几乎是跌下马来的。当别人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将项青引到山梁背后。

“嘿！”项青在隋遇安肩头捶了一拳，“你迟迟不归，我们想了四五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你找不到归途了；‘一棵树’平地消失个干干净净；那几个驿卒是乔装的土匪……”

“事实比这些都可怕！”隋遇安详细地说了“一棵树”的实况。

项青想笑一笑，缓解缓解紧张气氛。结果这英俊秀气的青年的粲然一笑，看上去却像在做鬼脸。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被西域的‘玛哈沁’匪帮盯上啦？可谁会费这么大的事去劫两个阮囊羞涩的行旅？这路上肥得流油的商队一个接一个。”说到这儿，项青好像突然认了真，“隋兄，你怕不是皇亲国戚微服西巡吧！——当今皇上只能微服南巡，就派你出巡西域？”

“别开玩笑。”隋遇安心事重重地打断项青。

“没法儿叫我相信这是真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可怕的正是：所有不可思议的怪事全是千真万确的！这，明明你都知道！”隋遇安望着哈密绿洲的方向，“可怕的不是找不到南山口，可怕的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没带上多余的水，因为我们是按驿站循序行进在官道。如果前面的南山口补充不上水，而后面的‘一棵树’的‘水井’也不能使用，那除了涉险走进深山，寻找水泉，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一切无论由谁策划，他都是十分当真的！在‘一棵树’留下那几具尸体就是警告我们，

后退是死路一条！”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是先吃了饭再说吧。”

这顿饭吃得相当沉闷。饭后，大家一致同意循一条依稀可辨的古道进入天山。车夫的素质这时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当晚，一行人露宿在一个叮咚作响的泉水边。泉水微咸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铜锈味，但可以凑合着饮用。晚餐一道特菜，是项青打来的一只野山羊的小羊羔。项青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处境有多危险，毕竟是年轻吧。

两天后，他们摸索着终于翻越了天山分水岭，到达天山北麓。

刚出山，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一条沿天山伸展的东西走向的古道。隋遇安俯身在地图上，研究了好大一会儿，说：“这就是从居延海（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通过大石头，前往巴里坤的古道。向西再走上半天路程，就能够与那条从南山口进入天山，翻过分水岭库舍图岭，再抵达山北门户——松树塘——的官道会合。”

“快到松树塘啦！总算有惊无险。再说咱们也没有绕多远的路！”项青高兴地说。看隋遇安忧心忡忡，车夫们惴惴不安，他又产生了一丝隐忧。

在经过一座木桥时，行程便受到了挫折。那年久失修的桥梁刚刚为突发的山洪冲断，也许还是雍正初年为使岳钟琪统帅的远征军通过而临时架设的津梁，分明抗不住自然的规律，一个雨夜就一垮到底。路的南侧都是密林，看上去黑糊糊的，沉静但可疑，让人不大放心。而路北是密密麻麻的灌木。越过那如同为道路镶上了一道边的灌木，就是平坦开阔的草原了。大家一致决定，再向下走上一节，绕到山势比较平缓的地方，先将车上的负载卸空，然后牵马引车，涉险过沟。要修复这木桥，得费更大的事。

刚刚卸掉辎重，路南侧的密林响起一声憋闷的鸟铳，立时就像

变戏法一样，从林莽中冲出十来个挥舞着七拼八凑的兵刃、衣着光怪陆离的骑士。

项青和隋遇安分守在车队的两头，各取武器在手。项青手中是一柄龙泉宝剑，隋遇安则握紧出鞘的腰刀。“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见隋遇安持刀在手，项青马上就明白谁是个中高手了。他一直还以为自己能够保护这个痴迷于医术的旅伴——负遣的流放犯呢！这样，他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许多。

从喊叫声和装束上，谁都能判断出，从树林里杀来的是一伙“玛哈沁”。

那时，“玛哈沁”的存在，几乎成了对大清帝国在西域权威的嘲弄。“玛哈沁”本是蒙古语“强盗”的意思，又特指平定西域之后，仍然出没在新疆和科布多广袤的林莽、荒漠、山峦、秘境的零散匪帮。他们胆大包天，不论是落了单的商旅，失了群的病弱牛羊，还是重兵护送的军饷银鞘，见什么劫什么，而且最可怕的是，根本不计功利，无可理喻。为了掠取一只只会打鸣的公鸡，就能以牺牲十几个同伴的代价，死缠烂打，用半天时间冲击一个高墙深壕、严密守护的民屯。而这，也正是他们使人闻风丧胆、谈虎色变的原因。

项青拿出家传本领，盘马弯弓，一连射倒两个冲在最前面的骑士，“玛哈沁”的攻势略微迟缓了片刻。

这时，密林深处响起凄厉的号角，“玛哈沁”调整了阵容，再次直扑下来。第二个冲击波延续了大约半个时辰，当“玛哈沁”又退向森林时，项青和隋遇安都负了伤。他们两个还问题不大，可是有个车夫被长矛刺穿了腹部，伤势较重。隋遇安匆匆为车夫做了外伤处理，然后粗略地给自己和项青整治了创口。

密林中号角又响了。“玛哈沁”的第三个冲击波变得稳扎稳

打，步步为营，势在必得，仿佛有高人指点阵法。看着“玛哈沁”三个一组，缓缓走出林莽，逼向驿路，隋遇安肠胃痉挛，眼睑乱跳，头皮一阵阵发紧。他当然知道，这几个“玛哈沁”并不足惧，凭他和项青的身手，还没人能奈何得了。但他们并非仅有两个人。他 also 知道，这次这些车夫、辎重、牲畜、车辆确实是在劫难逃了。

“老爷！”车夫头儿突然大喊起来，“援兵到了，有大队人马来了！”

果然，从东方大路上，先是传来嗒嗒马蹄声、隆隆车轮响，随着就是人声笑语，战马嘶鸣，一支精壮的队伍，走出晨雾。

“玛哈沁”们勒马僵持了一小会儿，似乎不知所措，最终在号角声声的催促下，缓缓退入密林。一入林中，立即如水银注地，消失干净。

目送“玛哈沁”隐入林莽灌丛，隋遇安才注意到，就在古道与依山的树林之间，一直站着一个骑士。这人年龄不到四十，魁梧冷峻，特别的是，他身着黑衣黑袍，那马也就是三岁口，可神骏异常，通体乌黑，没有一丝杂色。而且就在他们与“玛哈沁”激战时，这黑衣人大半时间里都在那儿若无其事地观战。但他显然不是“玛哈沁”。还没有有这样气魄的“玛哈沁”。

项青赶紧指挥车辆越过那道被山洪冲断桥梁的山沟。隋遇安不由自主地缓缓向黑衣人走去。他刚刚来到跟前，正欲举手为礼，那沿路赶来的精壮队伍中跑出一个骑士。骑士来到山边，急忙冲黑衣人说：“王子！你……”

黑衣人打断了他，面对隋遇安说道：“尊兄受惊了。伤势不要紧吧？”

隋遇安说：“这点伤，见笑了。”他看出赶来的队伍与黑衣人

是一起的，就对两人抱拳，“多谢搭救！”

“先生，——王子！”来人是个四五十岁的大汉。他匆匆答礼，但仍向黑衣人急迫地说，“要追击这些‘玛哈沁’吗？再迟，恐怕就来不及了。”

黑衣人摇摇头。“现在就来不及啦！”他笑笑，对隋遇安说，“这哪是什么‘玛哈沁’！哪有这样进退有序的‘玛哈沁’！”

隋遇安这才发现，劫匪几乎是来去无踪。不但人跑个干净，连三个死伤者，一匹前腿被别断的马，全带入密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简直不相信刚刚曾发生过拼死搏杀。“说得对，这不像土匪，倒像精锐的八旗劲旅！可是……”

黑衣人微微一笑，面对隋遇安说：“在下戴钦，是额鲁特一个小小部落的‘济农’——世袭头人，这，是我的卫队长。”他指着那个大汉。

“彭楚克。”大汉先报了名字，又躬身为礼。

隋遇安向这主仆二人作了自我介绍，并再次为危难中相救表示谢意。

戴钦王子说：“隋兄，还是先照顾车队吧。我们将尾随隋兄，保持半个时辰的距离，与你一路同行到巴里坤的松树塘。想必再不会有人敢动隋兄的念头。——不管是‘玛哈沁’还是官军。”说到“官军”戴钦迟疑了一下，并望着那片密林，陷入沉思。

这时项青也赶来相见。大家又作了一番介绍。“要不是王子正巧路过，我和隋兄真是凶多吉少。”项青真诚地说。

“哪里，”戴钦若有所思地说，“我看这些所谓的‘玛哈沁’并没有赶尽杀绝之意，本就没打算对二位痛下杀手。这真是怪事！真是怪事。”

车队又上路了。大家都是心事重重，疑虑种种，可前方就是